

陈肯 著

挑灯看剑

——混在杀戮里的浪漫情怀



一泓秋水，三尺青锋
指点刺客与侠士的分野
谈笑神仙与妖魔的世界
瓣香侠骨，刹那芳华
行走在死亡与辉煌的边缘
张扬出剑胆与琴心的浪漫

上海辞书出版社

难得一见的剑文化通史
草根的语言，“砖家”的深度

爆笑登场

盘思洞文丛

挑灯看剑

混在杀戮里的浪漫情怀

陈肯 著

一泓秋水，三尺青锋

指点刺客与侠士的分野

谈笑神仙与妖魔的世界

瓣香侠骨，刹那芳华

行走在死亡与辉煌的边缘

张扬出剑胆与琴心的浪漫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挑灯看剑:混在杀戮里的浪漫情怀/陈肯著.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3
ISBN 978-7-5326-3258-9

I. ①挑... II. ①陈... III. ①兵器(考古)—中国—普及读物 IV. ①K875.8-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46111 号

责任编辑 张玉霞
装帧设计 哲 峰

挑灯看剑

——混在杀戮里的浪漫情怀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辞书出版社
(上海陕西北路457号 邮政编码 200040)
电话: 021—62472088

www.ewen.cc www.cishu.com.cn

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5 字数 214 000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6-3258-9/K · 766

定价: 30.00 元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联系电话: 021—36162648

序



剑为百兵之皇

剑在中国的冷兵器时代被尊为“百兵之皇”，无论文人骚客还是江湖游侠都对它有着一种近乎偏执的热情。比如对于文人来说，最能体现自己品行高洁、志量宏远的符号性装备就是剑与琴，而当他们习惯性地想秀一把自己“当真了得”的时候，往往会号称自己有“剑胆琴心”，可见即便是“高山流水”般文雅的秀士，也并不认为带着一把“剑”会给自己招来“粗暴”的坏名声，恰恰相反，它其实可以更好地衬托自己高贵脱俗的气质。而对习武之人来说，剑就更加不得了了，当你闯荡江湖获得了足够的地位，达到“德艺双馨”境界的时候，哪怕你惯用的武器是九齿钉耙，你也会被公众尊称为“剑侠”！想想吧，如果被人称为“耙侠”，那听起来得多跌份呢？

自唐以来，汉语中就出现了一个专门的词儿叫“书剑”，比如唐代孟浩然的诗句“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北宋司马光所写的“使君此去荣多少，犹是当年书剑身”，元朝汤式的“书剑不求官”和清代方文的“干戈犹未定，书剑那能闲”等等，所有这些诗句中的“书剑”一词其实统统指的是“文武”，也就是说从唐朝开始，剑就已经取得了与传承文化最为重要的书几乎相等的地位，甚至可以代表所有与技击或者军事有关的事物。

与此同时，剑还被赋予了一层神秘气质，神秘到通过对它的修炼足以达到



一种与天地相合的境界,所以我们古代的兵器虽多,却单单只有剑可以与道相连,被称为“剑道”(这个词的出处是《吴越春秋》,与日本的剑道不是一回事儿)。所以无论是抓鬼画符的道士,还是那些喜欢飞来飞去的仙人,他们的标准制式装备往往都是剑。大家恐怕谁也没见过戏剧或者电影里,纯阳真人吕洞宾出场的时候,是挂着把腰刀跑出来的吧?

总之,剑在中国的冷兵器中有着其他任何兵器都不可比拟的尊崇地位,它一头铭刻着我们中华民族灵魂深处的坚韧勇敢,一头张扬着千古文人的文才风流;它一边围绕着我们追求幸福与公正的侠义梦想,一边倾诉着祖先开创历史的艰难与辉煌。剑也正是由此才能承载住极其博大深沉的文化内涵,闪耀出高贵神圣得有些虚幻的荣光,成为铭刻在我们中华民族千年血脉中一段不可磨灭的文化基因。

陈 肯

2010年10月于北京

一、 剑的历史源流 / 001

1. 这样就算剑 / 001
2. 最早的剑——凑合也比没有强 / 002
3. 血腥的风俗——象征意义的开始 / 003
4. 铜剑与礼器 / 006
5. 有权有势专用品 / 007

二、 超级兵器——铜剑的成熟与没落 / 008

1. 后来居上——吴越宝剑的兴起 / 009
2. 铸剑术与吴越宝剑 / 010
 - (1) 全盛时期 / 011
 - (2) 剑之为宝 / 011
3. 铸剑师与相剑师 / 013
 - (1) 一边一个——干将与欧冶子 / 013
 - (2) 眼高手低也吓人 / 015
4. 战 / 017
 - (1) 重点还是人 / 018
 - (2) 自杀式威慑 / 019
 - (3) 剑术 / 021
5. 反哺中原 / 023
6. 秦剑 VS 汉剑 / 025
 - (1) 辉煌的顶点——秦铜剑 / 026
 - (2) 百炼精钢——汉铁剑 / 027
7. 让位于刀却并非结束 / 029

三、 有礼有德的贵族之剑 / 032

1. 头可断、血可流，身上的佩剑不能丢 / 033
 - (1) 胯下之辱背后的玄机 / 033
 - (2) 贵族的象征 / 035
2. 有“礼”走遍天下 / 036
 - (1) 历史上最破烂的剑 / 037





1. 专诸与聂政说我刺——鱼肠 / 080
2. 要离与豫让说:我再刺 / 087
3. 刺客中的不肖子孙——啥也干不成的荆轲 / 097

(1) 宣传! 广泛地宣传! / 097

(2) 招降纳叛 / 100

(3) 投机取巧 / 101

(4) 令人尊敬的老油条 / 102

(5) 绝配 / 103

(6) 能混一天算一天 / 105

(7) 中庶子≠车夫 / 108

(8) 嘿嘿,没刺着 / 109

(9) 走投无路与一线生机 / 112

4. 刺客的素质下降了 / 114

六、扶危济困的侠客之剑 / 118

1. 诗人仗剑 / 119

2. 传奇舞蹈家与传奇杂耍艺人 / 122

3. 那些飞来飞去的剑侠们 / 129

4. 自私到变态 / 137

5. 报仇泄私愤 / 144

6. 仗义行侠 / 148

7. 当真不靠谱儿 / 152

七、哪里有不公,哪里就呼唤救世主 / 163

1. 与时俱进的宋元话本 / 163

2. 从头再来的清短篇 / 166

3. 乱世则现,治世则隐——清长篇 / 179

八、神仙会飞剑 / 182

1. 最特殊的剑侠时代

——武侠与仙侠的分野 / 182

2. 剑侠戒律大总结 / 185

3. 杀人百里——神仙之剑 / 194



- 
4. 孔周三剑与道家攬宁 / 204
 5. 北斗七星剑 / 210
 6. 抓鬼画符的方士之剑 / 214
 7. 多功能全方位的辟邪道具 / 218

九、传说中的无上利器 / 220

1. 圣人制器 / 221
2. 蚩尤还是黄帝 / 222
3. 圣道——轩辕夏禹剑 / 225

后记：我要说的不是剑 / 228





剑的历史源流

说起剑的起源，目前的主流观点认为，剑初为铜制，中国最早剑产生于商代。

这种说法到底正确不正确呢？还是让我们先来确认一下到底什么叫作剑吧！

1. 这样就算剑

说起剑的定义，其实古人所说也不尽相同。最关键的问题其实是剑作为一种明确的兵器分类，它理应有自己的标准形制，或者说它必然需要有一种自己独有的特征，不然你说这是剑，我摇头反对，偏说那叫八楞锤可怎么办？

在中国（西方的一些单刃兵器也被称为剑），这个标准按照通行的解释应该是：尖锋短柄，长刃两面者为剑。

依据这个标准，再来参考一些那种认为中国直至商代才出现“剑”的分析就会发现，他们的理论依据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们都有一种先入为主的观念，那就是剑必须由金属制造——“初为铜制”。



其实材质与是否可以被归为剑绝对没有关系，不说那些考古发现的玉装（具）剑，大家只要想想道士们抓鬼镇邪所用的木剑就应该理解“剑”就是“剑”，并不因为由木头、石头制造它就会变成电脑桌或者防洪坝。所以如果说中国最早的“金属”剑出现于商代还有可能，但如果去除掉“金属”二字，单纯说中国剑的出现，却要比那早得多！

2. 最早的剑——凑合也比没有强

中国剑到底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又是如何出现的呢？

其实在《越绝书外传·宝剑篇》中有一句很明确的说法叫“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可鉴于黄帝实在比耶稣早生了太多年，我们无法确知所谓的“黄帝之时”到底是公元多少多少年，但基本判断是上古时期总是没错的。这样这句话我们很自然就可以理解成：在上古时代，人们是以玉（石头）制作兵器的。

恰好通过考古学，我们可以确认，最早符合“尖锋短柄，长刃两面”的兵器（也就是剑）也的确出现在那个“以玉为兵”的时代——新石器时代。而在那时，剑又大概可以被分为两类：一是流行于东部沿海地区的环柄骨制或石制剑；二是在中国北方地区普遍存在的一种以石为刃的骨制剑。

新石器时代别说文字，连可以采信的说法流传都不多见，但是通过一些推测我们还是可以大概还原出剑的产生过程：

在比新石器时代更早的旧石器时代，人类为了提高弓箭或标枪的穿透力，学会了将一种石头打制的尖锋双刃的玩意儿绑在比较原始的所谓的“剡木为矢^①”上，这就出现了最早的箭镞（还有标枪头或者矛头，都是一回事）。

当时箭镞的形制是尖锋双刃，也就是说除了后边那个“短柄”以外，这东西已经与剑很接近了。而且随着人类文明在洪水猛兽的肆虐中摸索前行、披荆斩棘开创历史的伟大进程，技术在不断进步，精细磨制的新石器，逐渐取代了粗糙打造的旧石器，于是这些箭镞、矛头的尖越来越锐，刃也越来越利。

那么它们又是怎样逐渐演变为剑的呢？

让我们来做个设想吧，假设张三是个生活在上古新石器时期的原始人，他箭法高超，投掷标枪的手段也不错，通过这世上唯有人类所掌握的远距离杀伤手段，他一般都能捕获猎物。于是在某一天，张三认真检查了全身披挂后，背

① 剡木为矢：引自《周易·系辞》，意为削尖木头做成箭。

上他的弓箭，握起他的长矛（标枪）斗志昂扬地出发了。走到平时打猎的活动区域，张三极目远眺，希望能找到一只正在专心拱着草根觅食的野猪，这样他就可以悄悄地走到弓箭或者标枪的有效射程内，远远地，安全地杀死对方，为老婆孩子与许多部族中的同伴带回去几天的口粮。

狩猎，或者说作战计划天衣无缝，可是记得美军作战条例中反复强调的“没有任何计划能在遇敌后继续执行”么？这条真理也与它所代表的“意外”相同，无处不在，就算在上古时期也是一样。被张三苦苦寻找着的野猪终于出现了，只是它没有按计划出现在张三所眺望的远方，而是出现在了张三的背后，正瞪着那双因兴奋充血而变得血红的眼睛盯着张三——近在咫尺！

就在张三因恐惧而彷徨的时候，野猪已经呲着獠牙猛冲过来了。长期狩猎所积累的生存经验与求生本能同时爆发，张三为了求得一线生机与野猪展开近身肉搏。

很幸运，长矛很长，长到在野猪扑到张三身体之前就刺中了它；可同样很不幸，长矛实在太长了，虽然刺中了野猪，但是在它那带有巨大冲击力的扑击之下，长矛断掉了。空手打？别扯啦，还记得人家野猪同学有两颗大獠牙么？张三身上可没有老天爷给配备的那么强力的近战武器。就在张三以为自己完了的时候，突然灵机一动，断了的长矛也比獠牙长啊！

因为武器不大趁手，当最终战胜了野猪却受到了不小伤害的张三一瘸一拐回到山洞后，他把自己今天的不幸遭遇分享给同部族的伙伴们。这样的事儿太可怕了，怎么才能在下次遇到同类事情的时候稍微取得一点主动呢？部族中的人民群众发挥集体智慧，你一言我一语地出起了主意，最终，一柄近身肉搏版的小号长矛被设计了出来——在磨制矛头的时候捎带在后边磨制了一个短点儿的把手，贴身携带以备不测。于是，最初的“尖锋短柄，长刃两面”的剑就产生了。所以《释名》里边说“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就是说最早的剑是一种防备意外的防身兵器。

3. 血腥的风俗——象征意义的开始

通过前边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就如龙虾也是虾一样，传说中的“兵皇”在产生之初，也不过是一种兵器，而且相较于什么棍棒（这个是“百兵之祖”）、长矛、弓箭之类上古时期的主战兵器，剑还挺没地位，那么它是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某种象征意义，从而渐渐超然于其他兵器之上的呢？



这个事儿还得从想当初说起，想当初因为“张三们”的灵机一动，古人发明了一种便于随身携带的防身兵器——剑。这玩意儿不但在近身肉搏，尤其在面对突发情况需要做出应急反应时效果不错，还可以很方便地随时拿出来剥兽皮、割兽肉，于是渐渐流传开来。借用一句套话，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张三已经被卷入了滚滚的历史洪流而消失无踪，但剑却因为其便于携带、用途广泛（这点可以参考手表和手机的流行与发展）的优点被古人视为居家旅行、战争渔猎时的必备佳品。

可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在古人的部族生活中，人们其实也是有简单职业分工的，其分工的大概原则是身强力壮的青壮年男子负责保卫安全与猎取肉类食品；在体力上相对不占优势的妇女、儿童、老弱病残则没事打扫打扫山洞，缝缝皮袄，爬到树上摘果子什么的，这叫“各尽所能”。老弱妇孺负责的都是办公室内勤工作，天天拎个野外生存套装又没什么用，所以在物质还没能极大丰富的新石器时代，好不容易被磨制出来的石头剑还得先尽着那些外勤人员用，这就叫“各取所需”。

久而久之，青壮年男子出门随身带上一把剑，就成了约定俗成的风俗，或者叫规范。而剑也就慢慢成了个体强大或者孔武有力的标志。

同时，也恰恰因为在上古时代，这些部族中的青壮年男子既是保卫氏族部落的主力战士，也是肉食的主要来源——最主要的生产劳动者，所以这些人在部族中，其实是相当有身份的一个群体，而他们的身份还就恰恰来自于那个腰里别把剑所代表的“孔武有力”，于是剑自然而然也就有了一定的身份标识意义。

与前边说到的剑的产生一样，这样的推测也在考古学找到了证据：江苏省大墩子曾经发掘过一座距今大约五千年左右的古墓，墓主人是一位中年男子，被埋葬的时候，左肩旁边摆着一柄石斧，而右手则紧紧攥住一把环柄骨短剑。可以想象，这一斧一剑就是他生前在生产生活、战斗搏杀中最重要的生存工具，他正是依靠它们来抵抗外族的入侵、改造身边的环境，也是凭它们取得了自己在部族社会中的地位，承担起自己身为丈夫、父亲、战士等方方面面责任的。换句话说这一斧一剑就是他的身份的来源和象征，对他的重要程度达到了死都不可放弃的程度，所以才被选为随葬品与他一起被埋入墓中。

另外，我不得不说，剑地位的提提高，事实上还与某种血腥的习俗——猎头（不是咱们现在说的挖人墙脚寻找人才，而是真真正正的砍脑袋带回家做装饰）有关。

猎头在人类历史上其实是一种非常普遍的习俗，在亚洲、澳洲、美洲都曾大面积存在，而咱们中国的古人自然也不可能脱俗。具体来说，在古中国的西南地区，一些部族直到战国时期还有猎头的习俗，而剑恰恰是砍脑袋的主要工具。

张三的不知多少代以后的后代张小三正处在兴奋与困惑之中，兴奋是因为他刚刚赢得了自己平生第一场战斗的胜利，在一次抵抗他族侵略的战争中，他作为部落新一代有生力量，第一次亲手射杀了来犯的敌人——别族的勇士；而引起他困惑的则是，这是自己第一次为保卫部族所取得的重大胜利，无论是依照风俗，还是为了纪念这一伟大的日子，他都需要把那个被他亲手杀死的敌人的脑袋带回家去。而现在怎么能把这个必然要挂在家里彰显武功（或者祭奠图腾）的小饰品从他那硕大而无用的躯体上分离下来，这是一个问题。

张小三低头检验了一下自己身边随身携带的趁手工具，石斧一柄——已经折断，弓一张，箭十数支，短剑一把。面对这种情况，别人我不清楚，但如果我是张小三，我所选择割脑袋的工具一定是短剑：斧子已经断掉，不太好拿，总不能用弓弦锯木头似的锯断尸体的脖子吧？谁在说用箭头一点一点把脑袋戳下来？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不得不提到1972年江川李家山曾经出土的一柄战国时期的滇式铜短剑，它简直就是以剑猎头的标志性证据，因为它直接就是以猎头纹作为剑柄装饰的，其剑柄处铸造着一位看起来就非常彪悍的家伙，他左手握住一个夹在自己胯下人头的发辫，右手持剑正准备割下去。

大家想一想就会明白，只有两种可能让猎头者有资格握住敌人的发辫从容割头，一是敌人已经被俘，二是敌人已经死亡（就是刚才张小三所面对的那种情况），而无论是这两种情况中的哪一种，都必然意味着战斗已经结束，而且准备实施猎头行为的那位老兄已经彻底取得了本次战役的胜利。也就是说割脑袋这一行为本身与进一步打击敌人无关，把脑袋拿回家去只可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气智慧，威吓以后来犯的敌人，祭祀本部族的图腾祖先，或者仅仅是为了表彰自己的功绩——为伟大的胜利留个小小的纪念品。

这也就是说，猎头这一行为本身，就是一种与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或者战士个人地位相关的象征性“行为艺术”。想想明清两朝有人敢在皇帝祭天的天坛圆丘（这也不过是个体大了一点的“工具”）上随地大小便么？所以带有某种宗教或信仰意义的象征性行为中所使用的主要工具——剑，由此被带上一片神圣的象征性意义也就不足为怪了。



综上所述,剑在它自己的幼儿时代就有了随身携带、用途广泛且具有某种象征意义的特点,而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剑的这三大特性都将得到更加淋漓尽致发挥,最终凌驾于其他任何兵器之上,成为我们东方文化圣景中一抹永不褪色的希望之光。

4. 铜剑与礼器

时光再一次荏苒,岁月接着如梭,古人已经进入了青铜器时代,而在中国,我们也迎来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

夏朝产生铜剑了吗?

实事求是地讲,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不过按照《越绝书》的记载“禹穴之时,以铜为兵”。夏朝开国老祖宗启的老爹就开始用铜做兵器了,按理说夏朝应该已经出现了青铜剑。但不幸的是,迄今为止,还没有过夏代青铜剑实物的出土,所以我实在不好乍着胆子乱下结论。

那么中国已知最早的青铜剑是什么年代的呢?

商代中晚期!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北方地区,尤其是长城沿线陆续出土了一批商代中晚期的曲柄青铜短剑。这些剑都是整体合铸,且一般剑柄略微内弯,长度大概在20~30厘米左右,它们是我们现在所能确认(也就是有实物佐证)的中国境内最早的青铜剑。

在商代,剑的主要功能是什么呢?

很幸运,前边咱们刚刚提到的那批商代古剑给了咱们一个重要提示,那就是它们在出土的时候往往伴随在青铜礼器旁边。“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嘛,所以跟祭祀用的礼器捆绑出土,这就已经充分证明了在商代中晚期,剑主要被用在祭祀之中。

这时我们如果再联系联系前边提到的剑是远古“猎头”时的重要工具,适合切割分离皮肉骨骼,随身携带以显示个体强大等等因素,很自然就可以想到,在商代那个巫卜盛行的时代,在某个重要日子,部族领袖们齐聚一堂,万缕霞光正伴随着飘渺空洞的喃喃巫乐之声破云而出,祭台之上、光辉笼罩之下,“灵衣披披,玉佩陆离”的大祭祀(往往也就是部落最高领袖)为了祈求祖宗神鬼而杀人杀畜、以作牺牲之时,正好就可以用到剑。

从此,剑不但开始有了一些真正文化或统治秩序意义上的象征作用,还被更加深入地渲染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光环——玄奥可通鬼,威权缘自天。

5. 有权有势专用品

铜剑最迟在商代中晚期就已经出现了,可别说商代,就算到了西周时期剑都没能成为真正的主战兵器。当然,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从商代晚期到西周的一段时间,由于青铜冶炼技术还不够完善,所以铜剑往往比较短,一般也就是20~30厘米那么长,这东西还是只能应急防身,作为主战兵器实在威力有限。

可这却并不影响剑在象征意义方面的扩大与深入,因为随着大型生活聚落的形成,在人类社会经常需要“以防不测”的人,已经从最早出现的一线战士、壮劳力变成了那些有一定身份地位的统治阶级。这很好理解,毕竟进入农耕文明之后,每天打老虎豹子已经不是平民的主要工作了,在土地上挣命,一般情况下抡抡锄头就行,定居生活也很少会碰到什么突然的敌人。可是统治阶级却不是这样,他们往往是战争的策动或至少也是参与者,还要随时面对各种图谋不轨的异动,所以无论是为了保持尚武精神,还是应急,这剑嘛,还是带着好。

对于以上这段分析如果大家还有怀疑的话,只要想想现在社会,出门必定要带保镖的也一定是有点身份的人,而你我上街却没有那么多忌讳就行了。所以《史记·周本纪》中曾经记载,武王伐纣的时候,尽管进攻效率极高,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攻入了朝歌,但还是没赶上纣王为自己准备的火葬仪式,没办法只好对着纣王的尸体“以轻剑击之”,后来武王祭告天地祖宗说明自己已经成为老大的时候,他身边的散宜生、太颠等大贵族们也纷纷“执剑以卫武王”。可见周代初期,贵族们就有了这样坚持佩剑的风俗或传统。

《老子》曾说贵族就是“服文彩,带利剑”,可见到了周代早期,在贵族圈内,佩剑已经跟穿花衣服(服文彩)一样成为上流社会流行趋势,不但时刻提醒着贵族们要保持尚武精神,更重要的是,可以以此来显示威仪与富贵,以区分于那些拿锄头镰刀的泥腿子。

总之,在西周时期的中原地区,剑的佩饰意义其实是远大于实际使用意义的——借用句宋词,只有“青锦缠条佩剑^①”,才能最准确地体现贵族们那份“意气喜生风,胸吞云梦”的情怀。

那么剑又是在什么情况下重归于它的武器本质,成为了一种传说中无比强大的超级兵器的呢?

^① 青锦缠条佩剑:引自北宋谢逸《西江月·青锦缠条佩剑》。



超级兵器——铜剑的成熟与没落

周代可以说是中国神话时代与人文时代的真正分野，随着以不大靠谱的巫文化立国的殷商的覆灭，在中国传承于远古的众神也纷纷被人们请下了神坛，取而代之的，是充满了贵族气象的“礼乐”文明。

可惜，礼乐的约束并没能完全阻止人们的偶发癫狂——尤其当这个偶发癫狂的人还是天子的时候。于是，传承了几近三百年的“礼乐之邦”迎来了它除开国天子“武王”以外，知名度最高的统治者——周幽王。

可惜的是这位幽王的著名，并不像他的祖先一样是因为给后代留下了丰厚的遗产，而是因为他一次玩笑似的“烽火戏诸侯”行动，在我们博大精深的汉语言体系中留下了一条“一笑倾国”的成语。当然，贡献这一伟大成就的代价就是著名的周幽王陛下彻底断送了西周时代。随着西周的结束，我们将迎来中国历史上那一段交织着血腥杀戮与瑰丽思想的诡谲乱世，我们叫它——春秋战国。

时间：春秋。

地点：江南。

当然，在春秋时代，江南地区只有两个主要的诸侯国，吴国与越国，所以那